日知錄集釋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

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皐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栢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

蕪纍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强爲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雨無正篇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

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閟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

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轉韻　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

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錢氏曰）貞文至元熱遒非無韻也　古辭紫騮馬歌中有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

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拔文格論瞻彼洛矣二句作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思齊上有無將大車之首章七字）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救文格論有至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繫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繇姜卿京驪姬之渝羭蕕臭伯姬之衁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捽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原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篇亦用韻

彖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

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别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兎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閒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

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皐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𨗉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譔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

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

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之各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王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又曰王氏平水

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迥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於迥韻則亦不始于時夫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

還之淳古者
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
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
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
此古今音殊之證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
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
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
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
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瓜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議矣
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請其
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
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韻反二章遠送于南云
協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移爲古
人韻後不須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
謂通達無凝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義也
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
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
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
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循協
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言叶韻不如言古音
蓋叶韻以今韻爲宗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
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
貫漢魏以降方俗遷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

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得其
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
而大有功于蓺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與讀者文
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
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
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
相近故難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譌從難而
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字盡合于參桓也宗與尊相
近故春秋傳佾宗或作佾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
臨與躬韻輩與周相近故瞻卬詩以輩與後韻非謂魂
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鐘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爲身即
讀躬如身詩無遇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
郷與降韻非謂眞先之字盡合東鐘也屐義爲續說文
以屐爲續之古文非陽庚之字盡合屋沃也溱本當作
滄說文滑水出鄭國引詩滄與清此是正音而毛詩作
溱者讀滑如溱以諸韻耳溱郎滑轉音不可據說文糾
詩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安作又不可執滑溱相韓而
謂烝眞之字盡可通也夫滑與增皆會聲毛傳于魯頌
烝徒增增云衆也此尒疋釋訓正文而于小雅室家秦
秦亦云衆也文異而義不異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古
人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可如以正音爲
協則傎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一音于古人異讀者輒

指爲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
中肯緊後有作者眞出其範圍也又旦音韻眞諄爲一
類拼清爲一類而孔于贊易往往互用顧氏因謂五方
之音雖聖人不能以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
岐音清躬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傳耳
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
變所疑于象象傳者不過民平天韻諸字此古人雙聲
假借之例非舉兩部混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
韻正讀民如冥也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實民讀平
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正讀濟
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形成文言以韻情平
讀天如汀也此倜本于維清之離成韻烈文之謂刑夫
于亦猶行古之道而已古訓膺爲膺有壅音說文膺膺
也釋名膺壅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窮亦
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文公疑作敬敬顧氏以
非韻置之寻謂極從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
自調而西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
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議抜說文若讀若威漢律婦告
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諸而炳彪聲
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說文彪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
是易因有作彪字者矣豫象以内與正韻中正本雙聲
字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韻則正内可韻也象傳不

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顧氏丕知轉音有幷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儿易傳兼用之此正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義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眞先類也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逆詩請事不令與挺辐定韻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楚詞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爲韻抑訏讀豐韻定命亦豐韻此命可兩讀也乾象傳讀命爲君病切于姤象傳讀獨客切亦兼用二音以方音讓之非也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禎不與禓韻引易繫詞俯則觀法于地與宜韻證之愚謂此本非韻郎以韻求鳥知不與物卦協乎籀文地作墜元命包云地易也釋名地底也諸也皆不取从也之音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地韻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道配四時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秦本紀琅邪刻石文以地與帝嬖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辭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皆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處賊始讀爲徒二反者誤鎮氏論古音以偏旁得聲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旹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

乃援詩旨言近止與偕過韻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何耶凡字有正音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也如頎人其頎亦頎之轉音禮記頎平其至讀爲悲者乃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容从禹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倣从奴而與逑讀皆非正音禮記相近于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襛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用韻之字不及干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翹蹐矣仇从九聲古讀九有斜鬼二音故闕睢以仇韻鳩兎置以仇韻逵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駿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毋禹聲于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是用不集訓集爲就郎轉从就音鴛之秝之推訓推爲莖即轉从莖音瞻卯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郎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且訓爲此門轉从此音聲隨義轉無不可讀之詩矣議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異求本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乂有渠之切之音後人子來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褒一字顧氏圻而二之且同一从求之字而讀係爲渠之切脉秫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而讀仇爲渠之切

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二音也瞏从袁聲故字之
从瞏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瞏瞏乃與菁韻讀瓌者瞏
之正音讀縈者瞏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
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謏者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
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髢揥韻考論翟闕翟字或作狄狄
有剔音正與髢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
百篇中舅與咎韻亦與首阜韻舊與時韻亦與里哉韻
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辯其孰爲正
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于易
之音也毛詩不破字有轉音大雅俔天之妹韓詩俔作
磬而毛亦訓爲磬即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
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即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蕑兮毛訓
蕑爲蘭說文有蘭無蕑知蕑讀加蘭也衛風能不我甲
韓詩甲作押毛亦訓爲押即讀如押小雅神之弔矣毛
訓弔爲至與質韻是讀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出于王
肅肅欲與鄭立異故于鄭所破字必別爲新義雖謂申
毛求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賡正音如庚而書乃
賡載歌从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卝之正音近貫齊風
與變弁韻而周禮卝人借卝爲磺說文磺或作卝賡續
以義轉卝磺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
不講讀者勤多窒癡矣大雅詩讀定命四句顧氏以爲
無韻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說

文醫急告之甚也急告為雙聲白虎通醫者極也亟與急通故醫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式食則慝職皆讀告為亟也讀如穀者正音讀如亟者轉音顧氏拘于定音于楚茨云不入韻于抑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鞫訩而釋訓亦以鞫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誨介鬩師韻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蝃蝀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懽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為正不知古音讀加每此為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三百篇侮字四見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亦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為方音故于此類未甚洞曉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僊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

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湯濩日儀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鄰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爲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

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邪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原注〕羅敷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毋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讚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

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一省禁之省一省身之省也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

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眞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
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
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
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
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
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是也（范氏曰舊唐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

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大昊青帝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

九斿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

見新巧卽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鬭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傚或力不足則至於顚倒語言重復首尾韻

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原注唐書薛苹河中寶鼎人長於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强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

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武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原注]漢書言郡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

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乎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眞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呂成公宋文鑑殊多律詩劉氏言之甚詳又曰嘗病伯恭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眞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縣眞書以窺八分縣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

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鄞人薛千仭 岡 曰自唐人之近體與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

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盌爲金盌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識笑梁氏曰余考樊酈滕灌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商廻也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郱字解南陽舞陰亭徐鍇繫傳漢志有別栩陽亭賦郱假借假令本漢書說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原注景駒注文穎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

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雖兇有刑姜宜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

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琅邪城在建康此言北警自北而西也

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楊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

爲之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錢氏

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

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廿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汝成案說文容有拘牽譌闕然其詁訓精微音轉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恉則牴牾生矣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 原注楊慎六書

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 洍下引詩江有洍 逑下引書旁逑孱功 僝下引書旁救僝功 𠘧下引詩赤舄己己 擊下引詩赤舄擊擊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因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鐂字當之無由字以粤字當之無免字以絻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

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棐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坺訓爲臿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殹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豩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辠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堅

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參爲商注與本字連文古書往往如此）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尙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尙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陽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原注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

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鎦今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而竝作劉無鎦字〔錢氏曰〕說文竹部有劉字云从竹劉聲是本有劉字傳寫失之

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汝成按〕顧氏所見以四聲列者特李燾所編五音韻譜耳非徐鉉等所定也今鉉等所校說文原本自一至亥五百四十部之書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之刻而朱竹君則以毛本重刻今不啻家有其書矣

切字鉉等所加也〔原注〕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偭唐韻所加〔錢氏曰〕朱翱自造反切與唐韻反切不同趙古則非是旁引後

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頭末者(原注)漏下亦鉉等加也(原注)晔字下云說文直作兼牟趙宧光日詳此則本書雜出眾人之手審矣安得不棧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于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台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宧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爲淫奔之詩而謂衿卽衾字(原注)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裯錦衾爛兮錢氏日說文衾大被此抱衾之衾也從衣衽也此子衿之衿　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

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云由原注兕下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闚而適當喜新尙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爲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

指爲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殿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愐之遺文殿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竝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爲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鹽鐵論隔絕羌胡瓜分其地

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爪突當作宊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宊徒兀反作突者訛汝成案說文突宊音義俱別張參蓋指突非謂宊也若漢書竈突直誤作宊耳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原注愷下）顧長康爲虎頭將軍 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陸九淵號象山先生 王筠梁人也而以爲晉（原注蜆下）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今引此事謂之晉王筠約既梁人安得與晉人語哉 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稱下）此眞所謂不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扶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會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

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荀悅曰諱詢之字曰謀非恂也

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衎原注荀悅曰衎之字曰樂師古曰衎音口旱反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原注尾姓敦名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爲人名而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䨠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鶪醜其飛也翪(原注翪下)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騅馬白州也(原注騅下)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驠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原注夏下)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諸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

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
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矣
毦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毦字若
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背語禰羽先升注繫於背若
今將軍負毦矣魏略劉備性好結毦蜀志甘寧傳負毦帶
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毦初景麗文轅
禰衡為鼓吏作漁陽摻撾摻乃操字(原注操下)拔後漢書衡方
為漁陽參撾蹀躍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搥王僧孺
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
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
應閑新緩始欲縫細錦行須纂聲頻廣陵散杵急漁陽摻

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

邛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邛下）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寸下）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頗諸生無悔所學玄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謂以三體書法爲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册府元龜唐〔元〕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

藏之書府是[元]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原注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𡵸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注

末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原注晁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衞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

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敕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盡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改成篆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采倉頡作訓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嘮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

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曰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則周氏所撰為本蕭胡皆注周書蕭子範撰千字文則別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考索同〕本作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

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原注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爲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

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郗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孫氏曰案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尤可爲漢魏箋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衞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槪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

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朝元道附書與其從甥房元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元道坐流嶲州大草書之釁乃至是耶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緣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緣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緣卽景公也

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錮傳注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

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

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汾則又作同過字異 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㒸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霍光傳）成慶畫（原注景十三王傳猶言成慶圖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原注敘傳）屏風圖畫列女圖（原注宋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尙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王華宮圖鬭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振武校尉）殷嶽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原注開元人）董萼畫盤車圖（原注開元人字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在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原注並開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元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原注大梁人大府寺丞）陳宏畫安祿山圖元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原注永王府長史）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橋

木圖(原注德平汝南太守)子寶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鬬羊翔鳳游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鶠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原注鑒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眞人降眞五星等圖(原注字景元)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彖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

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眞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兎貴妃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鏁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緣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illegible]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

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原注：越絕書亦載湛盧去吳事）殿前之鍾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虡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原注：好問）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

於聖人之制今其歎譏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原述已上檃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終